

# 參考消息

内部刊物 • 注意保存  
• 第0068期 •  
1957年5月8日 • 星期三  
新华通讯社编印

“纽约时报”报道

## 美国计划在台湾驻扎原子导弹部队

【美联社纽约7日电】“纽约时报”星期二说，美国“打算在台湾驻扎原子导弹部队，这种导弹能够攻击中国大陆以内几百英里的目标”。

“纽约时报”在一篇华盛顿电讯中说，“空军部队将装备斗牛士式导弹，这是一种既能用原子弹头又能用常规弹头的战术武器，它的射程约为六百英里。这支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将是“第一个驻扎在远东的这种导弹部队”。

这家报纸又说，预料国民党中国政府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不久将联合宣布美国的计划。

【路透社堪培拉6日电】国民党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陈岱础博士今天说，美国的一支原子武器部队将驻在台湾。陈在向这里报界发表的一次书而谈话中说，美国政府和国民党中国政府已经决定让一支拥有“斗牛士”式战术导弹的美国部队驻在台湾。

他说，国民党中国政府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今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正在采取的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防止和在必要的时候击退任何进攻这种防御性目的。

美国驻堪培拉代办彼得逊今晚说，他得到了类似的关于空军部队的情报。

## 意大利内閣因社会民主党退出而倒台 天主教民主党書記范范尼可能出組新政府 美官員說一个溫順的亲西方內閣就可組成

【路透社罗马6日电】意大利的当政二十二个月的三党联合政府今晚在六分钟的内阁会议以后辞职。这个决定是在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决定退出这个走中间路线的内阁以后作出的。

副总理、社会民主党领袖萨拉盖特昨天宣布他决定退出内阁。他在最近发表的几次谈话中说，在南尼和他的党明确保证他们完全断绝了他们同共产党人的长期联盟之前，合并是不可能的。但是有迹象表明，社会民主党一般党员都准备比他们的领袖走的更快，据信这是萨拉盖特突然决定退出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信他担心的是，在行将在6月间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他可能把领导权输给那些要从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大党争取到好一部分选民的人们。

据信，萨拉盖特决定从政府撤出他的党，是由于担心，如果他留在现内阁内直到选举，那么他就可能失去他在党的领导地位。

【合众社罗马6日电】有消息说，萨拉盖特已经同天主教民主党书记范范尼达成了非书面协议，同意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范范尼当总理。范范尼在1954年曾经设法组织政府，但是失败了。

观察家们说，成立一个新政府的主要可能性有这样几个：一、作新的尝试，重新成立一个四党联合政府。二、成立一个三党联合政府，包括共和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但是不包括自由党人。三、成立一个由全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专家组成的政府，帮助这个国家度过危机。这种政府将会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不得不依靠其他党派的支持。

【美联社华盛顿6日电】意大利政府在星期一突然发生的危机出乎美国高级官员的意料之外，但是他们表示相信，过不了多久一个新的温和的亲西方政权就将建立起来。

国务院官员们说，他们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熟悉意大利政治的权威人士说，他们认为，任何新政权要在它的内阁部长中包括共产党人或左翼社会党人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们相信，下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由一位天主教民主党人领导并且照例获得非共产党方面联合支持的新政府将建立起来。

埃及报纸报道

## 約、沙、伊拉克国王将会談約旦局势

【法新社巴黎5日电】开罗电台引述的埃及报纸今天报道，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三国国王不久即将举行会谈，研究目前的约旦局势。

埃及报纸还说沙特阿拉伯国王已经决定取消约旦的正式访问。

约旦议长访问叙利亚

访问黎巴嫩的贝鲁特。

诺瓦尔等在叙受限制

的叙利亚报纸说，叙利亚政府曾警告约旦的两位前任参谋长在大马士革“停止一切政治活动。”他们现在都逗留在大马士革。这两位前任军官是诺瓦尔中将军和他的继任人哈亚里中将。诺瓦尔将军是在军队叛变失败以后到叙利亚去的。在他以后不久哈亚里将军也跟着去了。

据这里的消息说，叙利亚政府是在侯赛因国王要求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制止这两位将军对约旦进行宣传攻击之后发出这种警告的。

紧接着发出这种警告以后，叙利亚报纸第一次抨击了反侯赛因的宣传。在黎巴嫩首都的观察家们说，叙利亚对约旦的态度有了新面貌，这主要是由于它认识到，侯赛因国王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在他的国家事务中所发生的危机。

这里的政界人士说，如果认真执行叙利亚政府的警告，那么这两位将军并不是没有可能离开大马士革去开罗。

一千万美元的赏金只夠化两个月

## 約旦又在伸手要更多的美援

### 約駐叙大使說也願接受苏联的援助

【合众社安曼4日电】美国赠予约旦的一千万美元可能只够维持两个月，这里的官员们认为约旦可能需要每年七千万美元援助的长期计划。这里的约旦和美国官员都在等待华盛顿的决定，美国是否将肩负起在将来支持约旦的脆弱而亏空的经济的任务。

约旦高级官员，包括大臣级的官员在内，已经指出将需要更多的美援。这里预料华盛顿很快就会作出决定。

【美联社安曼4日电】以哈希姆首相为首的约旦的七人内阁星期六晚些时候举行了会议。财政大臣哈纳尼亚和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法伊在会议以前会见了哈希姆。

据说，上星期宣布的美国要给约旦的一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原来打算只是在两个月内提供。一位约旦人士指出，这一千万美元只是约旦希望今年从美国得到的总数为七千万美元的援助的一部分。

既然现在英一约条约结束了，大家认为阿拉伯兄弟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理应每年提供约旦三千五百万美元以代替传统的英国津贴。

在安曼可以得到的情报透露：沙特阿拉伯完全付出了它所承担的一份——一千四百万美元。埃及开设了七百万美元的信贷。这是它的一份的一半。同意提供七百万美元的叙利亚还没有支付，因为它的预算还有待叙利亚的议会批准。

在星期六，向约旦人发布了勒紧裤带的命令。根据国民经济大臣姆·哈里的宣布，每星期有三天不吃肉。削减约旦的食物账单的行动将在5月8日实行。约旦的经济从来没有自给自足过。在进一步的通知之前，每逢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不卖肉，在公共食堂也不供应肉。

【路透社伦敦5日电】贝鲁特电台今天晚上引用约旦驻叙利亚大使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的话说，约旦愿意接受任何国家的无条件的援助，“甚至愿意接受苏联本身的援助。”这位大使哈密德·萨德·埃尔·迪在回答关于美国赠送给约旦的一千万美元的问题时说，约旦把这笔钱作为财政援助来接受，这笔钱并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

## 日本民族主义情緒日益高漲

### 有人說这是反美情緒的一种表现形式

【国际新闻社东京3日电】经常被认为是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推动力的民族主义，在日本这个拥有九千万人民的精力旺盛的国家中又呈现出活跃的迹象。

有些权威人士说，民族主义的复活是美国占领必不可免的后果，并且说，这是反美情绪的一种间接表现形式，反美情绪声音将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喊得更响。

在占领结束后有许多事件同民族主义的再起有所关联。它们包括：（一）政府领袖采取了一些措施，废除或大加修改美国占领的许多改革。（二）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建议修改在美国主持下制定的宪法，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天皇被剥夺的许多权力重新归属于他和修改著名的“废除战争的条款”。（三）皇室官员显著地减少了裕仁天皇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的“民主化”活动。（四）人所周知东京政府希望美国放弃冲绳岛和琉球群岛而把它们归还给日本。（五）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对于日本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由于美国支持的贸易禁运而受到减损抱着激愤的态度。（六）对于神道社和对于祖先的崇拜恢复了。（七）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武装部队的英雄气概的文学作品和影片如雨后天春笋般地出现。

# 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几个问题(摘要)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耶日·莫拉夫斯基

(续完)

## 三、关于党的领导作用

加强党的领导作用，首先要有正确的政策，同时要广泛宣传使人民相信党的政策。目前党组织的消极被动是由于老党员不多，各种不良分子钻进党内；也由于没有适应新情况的工作方法。在党的积极分子中也不了解党的新政策：有人提出要无限民主，有人又怀疑党脱离了列宁主义。关键问题是党群关系：不能迁就群众，也不能用行政方法管理群众。“直言”周刊发表主张取消党的声明，令人愤怒。

经验的老共产党员很少，而个人崇拜时期又不利于培养新的干部和活动家。产生了很多忘我的宝贵的党的积极分子，这是事实，但是还不能满足需要。我们是执政党，特别是在过去的工作条件下，不少钻营分子、侥幸分子、无思想的人甚至民族主义分子和僧侣分子涌进了党内来，如果再加上思想工作的不注意和许多党组织中统治着的死板现象，那么很显然，为什么许多组织和所谓党的积极分子根本没有力量去实实在在地发展政治积极性。

消极被动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正经历着改变党工作方法转变时期。老的活动形式已经不适合，而新的还未采用，因为还没有制定出来，还没有掌握。

至于党的积极分子，基本问题是很大一部分积极分子还未克服政治观点的分歧和不了解甚至不信任党的新政策，这就产生了消极和等待情绪。这种不信任又是来自两方面。某些人怀疑党领导所宣布的革新是否够，是否会有重回老办法的危险，有的甚至提出了无限民主的论调。在各种类型的人中这二种观点的色彩是各不相同的。但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克服这些错误观点，那末他们之中某些人会陷入脱离党的境地。

其他一些人则怀疑目前党的政策是否是严重的脱离社会主义和脱离列宁主义。这种怀疑是由于习惯于从前的行政命令，这些同志在同群众接触时，遇到群众公开表示怀疑，有时是受到尖锐甚至粗鲁的批评感到很不自在。这些同志不懂得党的任务就在于向群众阐明党的政策，假使群众的要求不正确不现实时则加以说服。但是用老的方法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必须指出，这些同志如果顽固地坚持老一套办法和错误，如果他们坚持向后看，那末当党必须前进时，他们就可能脱离党。

归根结底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可以归结到关键问题上来，即党所面临的，在八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总的说来，一部分同志迁就各阶层怀疑党对群众的先进领导作用的倾向和情绪。而其他一部分同志却把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归结为行政管理人员甚至是群众的管家人的作用，他们不想用说服的办法吸收群众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人们说，目前在党内存在着很多思想上的混乱情况。某些人惋惜地说，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党在所有事情上都是一致的，紧密得象一块坚石似的。这是正确的吗？是符合事实的吗？事实究竟怎样呢？迄今，紧密得似盘石般的党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矛盾的倾向，这么多的离心力，这么多的思想波动，难道是突然发生的吗？当然不是。这种所谓团结一致，其实是表面的，形式的，是人为的，当内部人们发生怀疑时，不信任也就产生了，许多不清楚的事情发生了，政策中的错误也有了。

这种状况的结果，是部分群众甚至许多党员就产生了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反苏的、反社会主义的、宗教的、种族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和观点早就存在在人们的意识中，只是没有显露罢了。过去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人们真正在想些什么。只要提起波兹南事件时那里党组织的情况就够了，那时组织内部发生争吵，不统一，没有主见，没有一定立场，没有行动方向。

现在来谈谈党的作用。

加强党在我们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是八中全会决议的主要思想。这个思想像一根线一样贯穿在决议中，要加强，就意味着这个作用曾经被削弱。无疑过去是这样的，波兹南事件就是警号，它向党敲起了警钟。

怎样增强党的领导作用呢？首先要有正确的政策。同时也要求党在全国范围内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政策，公正地解决地方上之各种事务。

党通过解释自己的政策使群众懂得这政策从而支持党的政策来加强自己的领导作用。在选举运动中我们有过有趣的经验。通过组织群众，吸引群众行动和实现他们所信任的正确的纲领来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党员必须在自己的行动中以自己的立场给他人作榜样。这是无可争论的，清楚的，无可争辩的原则。

在制定全国范围的党的正确政策和制定地方具体活动纲领之间，在这些纲领同党说服群众相信纲领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斗争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

什么是积极性薄弱、消极甚至在许多党组织陷于被动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们党内有个人崇拜时期又不利于培养新的干部和活动家。产生了很多忘我的宝贵的党的积极分子，这是事实，但是还不能满足需要。

目前这些疑虑、观点分歧、保守的反动观点都浮到表面上来了。如果我们想保证党的真正统一，我们必须更系统地、顽强地工作，来克服各种疑虑，驱除反动观点以及反击所有的从内部分裂和瓦解我们党组织的一切。

我们的政策必须要坚决反对那些在基本原则性的决定性的问题上采取不正确的有害于党的立场的人，反对那些想以回到老方法来重振党与群众之间的不信任的洪沟者，反对那些企图把党变为辩论俱乐部或类似教育协会的，企图抛弃党在我们整个生活中的领导作用的人。

“直言”周刊上的一篇众所周知的声明可以作为否认党的作用，否认党的团结和思想的战斗力的例子，这种思想战斗力是党所应该发展的。编辑部说他们不支持上述声明，但也没有照应该做的那样去谴责这个声明。这个声明说，“既然全党是斯大林式的，既然我们同斯大林主义斗争，那末取消党并在波兰重建一个共产党不是更好吗？我的上帝，至少从抽象的道德概念观点出发，按上述的去做那是多么容易啊！我写这些话是不容易的，我是一个11年的党员，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在别的条件下，譬如说如果波兰在冰岛，我在这里会采取什么样的决定，但是政治纲领不可能是改变波兰的地理位置，因为这方面活动的唯一结果就是失去独立。”

这种前所未闻和使人愤怒的论证，说党的存在之所以必要是由于某种被迫使然，因为否则波兰将会失去独立。同样使人惊奇和使人愤怒的是对党持这种取消派立场的人居然自称为党员。在这里“误会了我”“我不是这样想的”的解释是无济于事的。这种立场是白底黑字地印出来了，正是这样而不是用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 四、各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八中全会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同许多国家共产党进行了真诚的会谈，都同意要加强团结。会谈都首先讨论了消除个人崇拜和各党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

我现在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党和其他国家的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的党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没有也不愿意跟这运动隔离开来，相反地，我们是以共同的目标、愿望和这个运动连结在一起的，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同我们无关的，而是影响我们的局势，影响我们的政策的。

近几个月来，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党进行了许多接触和会谈。八中全会后三个月期间内的接触比过去几年还多。和过去时期的那种国际来往不同，过去的性质经常是一半公事，一半

礼节，而现在的会谈则是双方更加直接，开诚布公，不讲外交方式。

我们在所有的会谈中同意了什么呢？同意共产党人的国际团结对整个工人运动具有的重大意义，不论是在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而作的斗争中，还是在为实际任务特别是为和平缓和紧张局势的斗争中都是如此。但是在我们之间对这些或那些问题看法的不同是能够有的，我们自己最清楚，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的战士。

我们也完全同意会谈中对目前国际局势的估价，认为国际局势带来了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已经指出的巨大的希望，但同时国际局势也是非常复杂的，困难和危险触目惊心，要克服困难和危险，使希望得以实现，首先有赖于我们每个党的正确的活动路线和我们的团结。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一切会谈和讨论，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从党的生活中，如果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则从国家的生活中，消除党的工作和政权管理中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的方法和速度问题；第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问题。

当然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紧紧连在一起的。个人崇拜渗入到了党和党的关系中，留下了不好的烙印，特别是在除了苏联之外，诞生了许多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关系感觉得特别强烈。七中全会后，我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方针大部分停留在纸上，这不仅是由于七中全会没有对实现这些决议保证应有的组织条件，在当时党的领导中对许多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且也由于那时还没有触及党和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波苏关系间的不正常状况一天不消除，党一天不采取步骤，就不可能谈到恢复和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10月的日子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在我们社会中是如何久已存在。必须说，苏联共产党早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的不适当。1955年苏共中央的7月全会就证实了这一点，并在这届全会上谴责了大国沙文主义。但是那时没有从这个正确的立场中得出应有的实际结论，只是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去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的声明才构成这个问题的重大步骤。

今天各国共产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在平等、独立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上，去年11月18日波苏声明表达了这种关系的理解。

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内部生活和加强波苏同盟和友谊当然都有着非常切身的意义，从波兰国家利益和工人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利益的观点看来，波苏友谊正在起着巨大作用。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发展波苏友谊是在特别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波兰有强烈的反俄传统，去年十月不过是把多年积压下来的反苏情绪爆发了。波苏关系不正常有不少应由波兰负责：过去机械搬用苏联经验，许多问题隐瞒了群众。八中全会后我们大力加强波苏友谊，比过去八年做得还要多。波兰不存在“民族共产主义”，这是敌人的捏造，共产党人不应上当。但是我们应大力反对波兰民族主义。

我们发展波苏友谊是在特别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因为我国曾有强烈的反俄传统，这种传统来自过去，那时沙皇是波兰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二十年间波兰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所灌输在我们社会中的反苏情绪是强烈的。以后苏联把波兰从希特勒手中解放了出来，可以说，苏联把波兰人民从灭亡中拯救了出来。几十万苏联人在为我们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12年的政权在我们的社会上每一步都在竭力发展对苏联的同情。应该可以认为，过去长时间内的反苏情绪应该在我们这里得到大大地克服，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在我们和苏联两党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不正常情况，这些不正常情况老是活跃和激起反苏情绪。不小的过错要由我们来负担：许多事情我们机械地从苏联搬过来，我们粉饰地宣传苏联，我们对许多困难问题保持缄默。苏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人们深深地感到受了欺骗。

假若说现在在波兰反苏情绪加强了，这似乎应该提一下，多年来积压在人们心中的一切都在十月的日子里爆炸了出来。那时有些人说我们和反苏情绪斗争得不够，那么必须说，八中全会的这几个月来，在重建波苏友谊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过去八年所做的还要多。

我们说这一切，是因为最近在某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报刊上听到或读到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同时可以毫不含糊地理解到在这里所指的其中也有波兰。

必须说，“民族共产主义”概念的作者是美国国务院和杜勒斯，他想借此表示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如意算盘。但是奇怪的是某些共产主义的评论家，而且不仅是评论家，也被这钓鱼杆钩住了，在“民族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也进行这样有力的运动。当然大家知道，当杜勒斯宣布“民族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时其目的和耽心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不存在“民族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而共产党的实际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要求考虑每一国家的民族特点。事实上共产主义力量是共产党人的国际团结，但是为了使这种团结是真实的和诚挚的，每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感到自己是平等的和自愿地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当然苏联作为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特殊的任务，起着特殊的作用。但是必须记住列宁在考虑大小各国间的关系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和写的是什么，譬如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才公布的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文章中，他想的和写的什么。显然正如苏联共产党应该根除一切大国沙文主义的现象一样，波兰共产党人应该特别转向跟波兰民族主义作斗争，特别是跟反苏倾向作斗争。

我们是否有这种民族主义的现象呢？客观地说，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味道才有各种言论，他们不充分估计苏联在世界上的作用，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充分估计人类进步的基本成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国际力量的新对比。希特勒法西斯的粉碎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成立，所有这一切我们首先要感谢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威力。激起反苏的民族主义的还有那些要在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维持旧的一切和机械地抄用经不住考验的连苏联同志自己也遗弃了的东西的人。

必须指出，在正确原则上波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单是我们完成的，而是跟苏联同志在一起完成的，并由于苏联同志帮助我们并在消除我们相互关系中的不正常状况和在列宁主义精神的原则上建立新的正确的关系时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不同意见是容许的。应该通过同志式的友好讨论，但是讨论不应该带有刺激性，以免被敌人利用。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中我们看到了深刻变化的时期。这在不同的国家里以不同的强度进行着，我们期望这一过程能更平衡地和更和谐地进行，但是这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而兄弟党根据自己对国家条件的认识和感觉制定这些改革的形式和速度。但是这一根据列宁主义方向改革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不以这些话和辩论，而是首先以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成就的范例来加速这一过程。

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也不应该模糊出现在各党之间对个别问题看法的不同。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容许的，而且相互的交换看法、如同志之间的友好的严肃的讨论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认为，不容许任何刺激各党之间关系的的东西，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会利用这些的。我们也认为，不仅不容许我们运动中有任何破裂，而且相反地，应该首先把联系我们的东西提到首位，这就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为共同的、基本的和实际的目的而作的斗争中，依靠各党间的合作和在正确的列宁主义原则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互相依存的。那一个对党更危险？要看何时何地。八中全会期间，教条主义危险。目前，在国家机关中，教条主义危险；在高等学校中，则修正主义危险。

另外一个问题，人们问，教条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那一个对党更危险？回答是：看在任何何地。譬如说，在为八中全会而斗争的期间，毫无疑问瘫痪党的活动和当时的领导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险占首要位置；在八中全会上这种危险克服了。现在纵使有谁希望，他也不可能恢复到旧的方法。再譬如，让谁试试以民警去成立生产合作社看，民警也不想这样，农民已吓不住了。这不是说教条主义现在不是党的严重危险，因为它引起对政策的不信任和疑问，阻碍党工作的新内容和方法的发展，瘫痪党组织的活动。

同时也必须记住，根据各个部门而有所不同。譬如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假如出现了与党的路线不符合的观点，那多半是保守的性质，虽然在那里也可能碰到修正主义；而在高等学校的党组织中，教条主义现在是大大地减少了，但是陷入修正主义的同志是时常可以碰到的。因此也就没有，也不可能对那一个更危险的问题的一个答复。这要看活动的时间和场所，但是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妨碍我们党的队伍的团结，同时也妨碍我们接近群众，说服他们并动员他们团结在党纲领的周围的现象总是比较危险的。

### 回答问题

问：有人说最近党中央的信将有窒息党内的争论的忧虑，你对此有何意见？

答：党中央的信没有意图要窒息争论，而是要使讨论中的正确的党的观点愈益占上风 and 更响亮地发表。当然，在争论中常常存在着陷入这端或那端的危险。但是假如想借口与脱离党的路线作斗争来封住人们——包括党员同志在内——的嘴，那就是不正确的。我们要使那些我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得到答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陷入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的立场，也可以保证战胜错误的观点。假如承认党中央那封信的基本思想是希望以政治思想方法来克服错误的观点和偏向，这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讨论并使之有助于党的政治团结。如果说到党外的讨论，那么当然是决定于情势，党要采用也应该采用有限制的方法，使不致产生那些对我们政策利益有害的言论。显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堵塞人们的嘴，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使我们党的正确的观点占优势。

问：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仅是以倾向出现呢，还是有具体的人呢？例如，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积极分子中是否有人发表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否存在宗派活动？

答：所以出现错误倾向，正是因为有着代表这种倾向的人。事情很清楚，这些倾向的传播将促使宗派、小团体的产生。很难说，目前在党内有着某种相当发展的宗派活动，但是必须记住这种活动的危险是存在的。政治局的信谈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了要采用尖锐的手段去反对这种对党富有威胁的危险的必要性。

问：您对把工人自治当作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意见如何？

答：这是错误的。在我的情况报告中已回答过这个问题并解释说工人阶级依靠国家领导全部国民经济，通过国家指派的厂长来领导工厂，而全体职工又同厂长一起依靠由他们选出来的工人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工厂。工人委员会同厂长的关系的恰当的安排应该既保证工厂管理所必须的效率，也要给工人的主动性以自由园地，并使职工更关心工厂的经济成果。当然这不是从上述颁布一道法令就可以做到的，这必须从生活的经验、实践中得出，这种关系的安排一定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生产部门工厂的性质和大小而定。我们工厂中的工人自治仅是第一步，因此努力研究工人自治的经验帮助它的发展，使实现工人阶级和我们党正确地所寄予的希望是我们大家重要的任务。我们认为遵守上述原则，实施工人自治是经济管理问题的正确解决不是工团主义式的解决，而是社会主义的解决，在我国条件下将最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人民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

问：是否将对目前摆在党面前的问题进行全党讨论？

答：这样的讨论将进行，但是必须在党提出的文件基础上进行，不可能是一般的讨论。为了准备召开党代表大会，党中央将会提出这样的文件。

问：你对“真理报”上关于波兰农村情况的那篇文章的态度如何？

答：我认为那篇文章是不正确的。它是根据片断的偶然的观察用不符合事实的方法来介绍我们的农村新政策的后果。现在不是富农在大批地购买拖拉机而首先是农民小组。小农没有被赶到富农那里去寻工作，而相反地新政策特别照顾小农，取消他们的谷物义务交售。希望使富农经济生产和庇护富农完全是两回事。保证了农业生产总的增长，在农村反资本主义和投机倾向才会有效。有时甚至可以甚至必须有不同做法，但是那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有不良的反映，不利于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对大私有经济的税收和其它负担必须保持累进制，但这种累进制不能使他们破产。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反资本家与投机分子的斗争应该作到使小农和中农拥护自己。党对农村的新政策正是要达到这点。“真理报”上的通讯恰是没有看到这些而且颠倒了事实。

## 铁托說去年匈牙利事件在国内曾引起反应 因此不得不發表激烈言論来安定人心

【本刊讯】贝尔格莱德消息：“战斗报”最近发表了铁托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讲话全文（编者注：本刊在4月21日转载过南斯拉夫通讯社摘要播发的铁托的这篇讲话）。

铁托在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说：完全可以理解，匈牙利事件在我们国家中得到了一定的反应。为了安定人心，我们应当告诉我国人民，他们所应当知道的东西。很明显，所说的是不愉快的，但却是同实际相符的东西。如果当时情况不是那么危急，我们也许不会那么公开激烈地谈论这个事件。或许，这种谈论只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内部，只在我们领导当中。可能，只有我们领导同志才会了解事情的实况。但是，这样是不够的。正是考虑到当时发生的情况，我们才不得不照实讲出来，好让我们全体人民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就使得苏联同志们不喜欢，引起了他们这样激烈的反应。

铁托接着说，我们希望同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同西方的关系不是像过去斯大林所抱的那种看法：我们所有的东西全是最好的，西方没有一样好东西。我们从西方吸取了许多东西，并且还要吸取许多东西，因为西方几百年来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和科学等，而这是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利用的。但是，借用目前西方制度中的社会要素，把这种社会要素移植到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这不仅会冲淡我国人们、我们的青年和儿童、我们的战士以流血牺牲为之战斗的东西，而且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我即使不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但是，它本身也会形成同过去所确立的国家机构、同十分强大的国家内部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的某种东西。

## 伏罗希洛夫到雅加达时有人捣乱

【合众社雅加达6日电】反共分子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撕毁了国家宫旁边的共产党标志，以对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今天抵达这里进行国事访问表示抗议。

据目睹者说，当这位苏联客人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从机场进入国家宫的时候，大约有一千人开始扯掉伏罗希洛夫的画像。人群向守卫着国家宫的警察丢石头、扔自己穿的鞋子，并且喊着：“滚回去！滚回去！”

警察向人群放催泪瓦斯。示威者还用拳头连连锤击着从机场鱼贯而入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的车辆。一位目睹者说，有一名示威者企图从一名警察手里把一支冲锋枪抢走。宪兵和陆军增援部队匆匆赶到出事地点去维持秩序。

这次事件把在机场上举行的花团锦簇的仪式完全给弄糟了。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6日电】据日报“观察报”引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工会书记纳托的话说，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工会禁止它的会员参加对来访的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的热诚欢迎。据说，这个工会发出这项禁令的原因是考虑到“某些人士可能利用这次欢迎以在印度尼西亚即将举行的地区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6日电】雅加达的一些报纸今天为了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预期今天下午到达这里进行正式访问一事发表社论。

各报评伏老访问 亲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大印度尼西亚报”说，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充满了奇怪事情的国家，并且说，“目前我们正面临着预算赤字。我们甚至都没有钱来进行建设，但是我们仍旧能够为招待一位访客弄到一千一百万盾。”

“这家报纸说，印度、缅甸和南亚、东南亚的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一样，它们在它们各自的领土中根除共产主义，但是它们和苏俄仍然保持友好关系。”

这家报纸希望，苏联建议给予印度尼西亚的一亿美元的援助能够在两位元首进行了十二天的会谈和交换意见之后付诸实现，但是我们仍然不相信这会实现。

伊斯兰联盟党机关报“观察报”在社论中表示希望：互相访问的结果将真正促使印度尼西亚和苏联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观念形态和政治关系方面互相尊重。这家报纸说，“首先，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国家的印度尼西亚是不能够受外国，受任何外国意识形态的干预的。”

国民党报纸“印度尼西亚火炬报”说：“不管伏罗希洛夫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宪法原则如何，作为主人，我们应该最热烈地欢迎他。伏罗希洛夫不仅是一个贵宾，他还是现在属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人民的代表。我们还希望伏罗希洛夫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能够使全世界认识到这样一点：原则的不同不一定要引起争执。如果伏罗希洛夫和每个共产党人说，共产主义对苏联是合适的，我们也可以自豪地对我们的客人说，适合印度尼西亚的是五基。”

## 美联社評苏联最近的和平外交活动 可使美国政策信誉扫地 在裁軍問題上处境困难

【美联社纽约5日电】新闻分析员：威廉·瑞安。克里姆林宫正在世界事务方面向美国挑战，发动迄今为止苏联最大胆的和平攻势之一，它在这次攻势中对西方政策殷下了一系列的陷阱，并且长时期持续不断地对妨碍共产主义扩张的障碍进行攻击。

指导着苏联的行动的，似乎是一种既自信而又怯弱的奇怪的心情。俄国人一方面对共产党世界内部的纠纷感到不安，并且担心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而引起原子核战争，另一方面却又似乎仍然确信，由于西方政策中本来具有矛盾，他们能够在宣传方面夺得并保持优势。

为了在宣传方面取得主动权而采取的一个步骤是在裁军方面。目前，俄国人把美国推入一个宣传陷阱的迹象，这个陷阱可能在一些危险地区和中立地区使美国的政策名誉扫地。苏联主张在有限的地区内实行艾森豪威尔的“开放天空”视察计划，它这个举动似乎是一个圈套。俄国人懂得，全世界的神经已经十分紧张，如果公然拒绝任何看来似乎是折衷方案的东西，它是忍受不了的。因此，美国的处境可能是困难的。俄国人表现得好像是有限度地接受了美国的一项计划，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攻势。

他们似乎也正在设下另一个陷阱。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提出的主张成立和平使用原子核能国际机构的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在华盛顿没有得到批准。目前也无法保证参议院会批准它。俄国人会再一次地使心怀不安的中立国家感觉美国是在空口说白话。

## 英新处评苏联 最近外交活动

【英国新闻处伦敦3日电】国际述评。威廉·伊威尔评苏联外交活动：已经成为上星期国际舞台上极显著的特色的苏联外交活动继续引人注目地发展。自从布尔加宁对麦克米伦发出他的个人信件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苏联致西德的照会，关于中东的宣言和佐林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上提出的新建议。在这以前，苏联曾向丹麦、挪威、希腊和荷兰发出了信件、照会或者其他形式的通知。

在所有这些步骤中贯穿着命令的和威胁的语调。强调苏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苏联拥有能够摧毁西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氢弹。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的目的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它企图在欧洲民主国家中间制造对“核战争”的可能性的“恐惧和沮丧”。这些国家被要求从这得出结论，安全应该通过争取“强大的苏联”的友谊来取得，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在美国核威力的“威慑后盾”里是找不到安全的。

那么，第一个目的是大家都熟知的目的。这就是要造成一种气氛，使这些国家由于恐惧而提出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至少有效地拆掉它在西欧的防御组织的要求。

中东宣言和朱可夫元帅五一节演说中也表明了第二个目的是要使人认为：一切“紧张局势”和“爆发原子战争”的一切危险，不管是在欧洲或者是在亚洲，都是“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的侵略政策的结果。这是要人们从这种说法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谨慎的国家都应该尽一切办法脱离同美国“战争贩子”的联系，而这样来争取苏联的友谊和善意。

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上提出的新建议，乍看起来似乎是另一类。表面上看来，这项建议是新的和建设性的，虽然其中有裁减军备的“部分计划”。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却不在于建议的细节。真正重要的却是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项计划。这意味着：要求委员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一般讨论。而这会使苏联的宣传得以造成这样的印象：俄国提出一些裁军建议，而西方国家却提出反对而且制造困难。

## 美英通訊社評別爾烏辛和庫茲明的新任命

【美联社莫斯科3日电】克里姆林宫星期五任命“经济沙皇”别尔乌辛主管中型机器制造部，西方观察家们认为这个部门是俄国的原子能委员会。

按照共产党头子赫鲁晓夫所订的苏联经济彻底地方分权化的计划，这个机构终久是要取消的。但是别尔乌辛的任命绝不意味着他被贬黜一旁。地方分权化计划将需要若干个月的时间来实现，而克里姆林宫素来是惯于在它的经济机器的任何齿轮出现松脱迹象时把它的头号人物之一派去作临时的排难解纷的。

别尔乌辛保留他的短期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职务，因此，他仍然是俄国的最高的经济策划人。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别尔乌辛的权力和威望一直在增高。他是第一副总理和苏联的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主席团的十一名成员之一。主席团中一些更年轻的成员——别尔乌辛是五十一岁——却得到一个或更多的部门来直接控制。一旦他们把这个部门弄得已经稳固时，这个部门就被交给政府中资历比较浅的人去管理。

中型机器制造部是在1955年前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捕的那个晚上成立的。美国的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证实这个部门是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相等的一个俄国机构的假托名称。在贝利亚下台以前，他曾主管原子能生产。

【路透社莫斯科4日电】一位到现在为止一直是默默无闻的苏联经济学家约瑟夫·库兹明先生今晚被任为第一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事实上使他在进行工业和生产方面分散中央权力的大量的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成为赫鲁晓夫先生的得力助手。

虽然库兹明现在领导着根据赫鲁晓夫的计划调整苏联经济的组织，并且，作为一位第一副总理同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或者米高扬——甚至在前总理马林科夫之上——这些党元老并驾齐驱，但是他过去的经历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他甚至不是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在党的文件中，库兹明是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这就明显地暗示，他专长财政和经济管理。



## 铁托說去年匈牙利事件在国内曾引起反应 因此不得不發表激烈言論来安定人心

【本刊讯】贝尔格莱德消息：“战斗报”最近发表了铁托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讲话全文（编者注：本刊在4月21日转载过南斯拉夫通讯社摘要播发的铁托的这篇讲话）。

铁托在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说：完全可以理解，匈牙利事件在我们国家中得到了一定的反应。为了安定人心，我们应当告诉我国人民，他们所应当知道的东西。很明显，所说的是不愉快的，但却是同实际相符的东西。如果当时情况不是那么危急，我们也许不会那么公开激烈地谈论这个事件。或许，这种谈论只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内部，只在我们领导当中。可能，只有我们领导同志才会了解事情的实况。但是，这样是不够的。正是考虑到当时发生的情况，我们才不得不照实讲出来，好让我们全体人民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就使得苏联同志们不喜欢，引起了他们这样激烈的反应。

铁托接着说，我们希望同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同西方的关系不是像过去斯大林所抱的那种看法：我们所有的东西全是最好的，西方没有一样好东西。我们从西方吸取了许多东西，并且还要吸取许多东西，因为西方几百年来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和科学等，而这是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利用的。但是，借用目前西方制度中的社会要素，把这种社会要素移植到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这不仅会冲淡我国人们、我们的青年和儿童、我们的战士以流血牺牲为之战斗的东西，而且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我即使不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但是，它本身也会形成同过去所确立的国家机构、同十分强大的国家内部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的某种东西。

## 伏罗希洛夫到雅加达时有人捣乱

【合众社雅加达6日电】反共分子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撕毁了国家宫旁边的共产党标志，以对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今天抵达这里进行国事访问表示抗议。

据目睹者说，当这位苏联客人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从机场进入国家宫的时候，大约有一千人开始扯掉伏罗希洛夫的画像。人群向守卫着国家宫的警察丢石头、扔自己穿的鞋子，并且喊着：“滚回去！滚回去！”

警察向人群放催泪瓦斯。示威者还用拳头连连锤击着从机场鱼贯而入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的车辆。一位目睹者说，有一名示威者企图从一名警察手里把一支冲锋枪抢走。宪兵和陆军增援部队匆匆赶到出事地点去维持秩序。

这次事件把在机场上举行的花团锦簇的仪式完全给弄糟了。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6日电】据日报“观察报”引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工会书记纳托的话说，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工会禁止它的会员参加对来访的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的热诚欢迎。据说，这个工会发出这项禁令的原因是考虑到“某些人士可能利用这次欢迎以在印度尼西亚即将举行的地区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6日电】雅加达的一些报纸今天为了苏联主席伏罗希洛夫预期今天下午到达这里进行正式访问一事发表社论。

各报评伏老访问 亲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大印度尼西亚报”说，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充满了奇怪事情的国家，并且说，“目前我们正面临着预算赤字。我们甚至都没有钱来进行建设，但是我们仍旧能够为招待一位访客弄到一千一百万盾。”

“这家报纸说，印度、缅甸和南亚、东南亚的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一样，它们在它们各自的领土中根除共产主义，但是它们和苏俄仍然保持友好关系。”

这家报纸希望，苏联建议给予印度尼西亚的一亿美元的援助能够在两位元首进行了十二天的会谈和交换意见之后付诸实现，但是我们仍然不相信这会实现。

伊斯兰联盟党机关报“观察报”在社论中表示希望：互相访问的结果将真正促使印度尼西亚和苏联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观念形态和政治关系方面互相尊重。这家报纸说，“首先，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国家的印度尼西亚是不能够受外国，受任何外国意识形态的干预的。”

国民党报纸“印度尼西亚火炬报”说：“不管伏罗希洛夫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宪法原则如何，作为主人，我们应该最热烈地欢迎他。伏罗希洛夫不仅是一个贵宾，他还是现在属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人民的代表。我们还希望伏罗希洛夫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能够使全世界认识到这样一点：原则的不同不一定要引起争执。如果伏罗希洛夫和每个共产党人说，共产主义对苏联是合适的，我们也可以自豪地对我们的客人说，适合印度尼西亚的是五基。”

## 美联社評苏联最近的和平外交活动 可使美国政策信誉扫地 在裁軍問題上处境困难

【美联社纽约5日电】新闻分析员：威廉·瑞安。克里姆林宫正在世界事务方面向美国挑战，发动迄今为止苏联最大胆的和平攻势之一，它在这次攻势中对西方政策殷下了一系列的陷阱，并且长时期持续不断地对妨碍共产主义扩张的障碍进行攻击。

指导着苏联的行动的，似乎是一种既自信而又怯弱的奇怪的心情。俄国人一方面对共产党世界内部的纠纷感到不安，并且担心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而引起原子核战争，另一方面却又似乎仍然确信，由于西方政策中本来具有矛盾，他们能够在宣传方面夺得并保持优势。

为了在宣传方面取得主动权而采取的一个步骤是在裁军方面。目前，俄国人把美国推入一个宣传陷阱的迹象，这个陷阱可能在一些危险地区和中立地区使美国的政策名誉扫地。苏联主张在有限的地区内实行艾森豪威尔的“开放天空”视察计划，它这个举动似乎是一个圈套。俄国人懂得，全世界的神经已经十分紧张，如果公然拒绝任何看来似乎是折衷方案的东西，它是忍受不了的。因此，美国的处境可能是困难的。俄国人表现得好像是有限度地接受了美国的一项计划，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攻势。

他们似乎也正在设下另一个陷阱。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提出的主张成立和平使用原子核能国际机构的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在华盛顿没有得到批准。目前也无法保证参议院会批准它。俄国人会再一次地使心怀不安的中立国家感觉美国是在空口说白话。

## 英新处评苏联 最近外交活动

【英国新闻处伦敦3日电】国际述评。威廉·伊威尔评苏联外交活动：已经成为上星期国际舞台上极显著的特色的苏联外交活动继续引人注目地发展。自从布尔加宁对麦克米伦发出他的个人信件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苏联致西德的照会，关于中东的宣言和佐林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上提出的新建议。在这以前，苏联曾向丹麦、挪威、希腊和荷兰发出了信件、照会或者其他形式的通知。

在所有这些步骤中贯穿着命令的和威胁的语调。强调苏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苏联拥有能够摧毁西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氢弹。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的目的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它企图在欧洲民主国家中间制造对“核战争”的可能性的“恐惧和沮丧”。这些国家被要求从这得出结论，安全应该通过争取“强大的苏联”的友谊来取得，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在美国核威力的“威慑后盾”里是找不到安全的。

那么，第一个目的是大家都熟知的目的。这就是要造成一种气氛，使这些国家由于恐惧而提出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至少有效地拆掉它在西欧的防御组织的要求。

中东宣言和朱可夫元帅五一节演说中也表明了第二个目的是要使人认为：一切“紧张局势”和“爆发原子战争”的一切危险，不管是在欧洲或者是在亚洲，都是“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的侵略政策的结果。这是要人们从这种说法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谨慎的国家都应该尽一切办法脱离同美国“战争贩子”的联系，而这样来争取苏联的友谊和善意。

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上提出的新建议，乍看起来似乎是另一类。表面上看来，这项建议是新的和建设性的，虽然其中有裁减军备的“部分计划”。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却不在于建议的细节。真正重要的却是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项计划。这意味着：要求委员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一般讨论。而这会使苏联的宣传得以造成这样的印象：俄国提出一些裁军建议，而西方国家却提出反对而且制造困难。

## 美英通訊社評別爾烏辛和庫茲明的新任命

【美联社莫斯科3日电】克里姆林宫星期五任命“经济沙皇”别尔乌辛主管中型机器制造部，西方观察家们认为这个部门是俄国的原子能委员会。

按照共产党头子赫鲁晓夫所订的苏联经济彻底地方分权化的计划，这个机构终久是要取消的。但是别尔乌辛的任命绝不意味着他被贬黜一旁。地方分权化计划将需要若干个月的时间来实现，而克里姆林宫素来是惯于在它的经济机器的任何齿轮出现松脱迹象时把它的头号人物之一派去作临时的排难解纷的。

别尔乌辛保留他的短期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职务，因此，他仍然是俄国的最高的经济策划人。从斯大林逝世以来，别尔乌辛的权力和威望一直在增高。他是第一副总理和苏联的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主席团的十一名成员之一。主席团中一些更年轻的成员——别尔乌辛是五十一岁——却得到一个或更多的部门来直接控制。一旦他们把这个部门弄得已经稳固时，这个部门就被交给政府中资历比较浅的人去管理。

中型机器制造部是在1955年前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捕的那个晚上成立的。美国的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证实这个部门是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相等的一个俄国机构的假托名称。在贝利亚下台以前，他曾主管原子能生产。

【路透社莫斯科4日电】一位到现在为止一直是默默无闻的苏联经济学家约瑟夫·库兹明先生今晚被任为第一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事实上使他在进行工业和生产方面分散中央权力的大量的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成为赫鲁晓夫先生的得力助手。

虽然库兹明现在领导着根据赫鲁晓夫的计划调整苏联经济的组织，并且，作为一位第一副总理同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或者米高扬——甚至在前总理马林科夫之上——这些党元老并驾齐驱，但是他过去的经历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他甚至不是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在党的文件中，库兹明是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这就明显地暗示，他专长财政和经济管理。